党员如旗

□吴婷

刚上大学，我就下定决心，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大一上学期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从那刻起，我开始发奋学习，钻研专业知识。如此一来，每学期我的专业成绩都名列前三，还连续两年获得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，各种荣誉证书更是数不胜数。

2009年12月，我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。当看到贴在教学楼前的公告时，我激动万分，暗暗告诉自己，今后必须更加努力、更加优秀。于是我开始一心一意埋头学习，很少关注身边的人与事，几乎没有参加过集体活动。

2010年3月的一天，党支部书记突然找我谈话，让我诚惶诚恐。坐在书记面前，我十分紧张。书记倒了一杯水给我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前两天我在省报上看到了你的文章，写得不错啊！”

顿时我有些兴奋，高兴地说：“我写作有一年了，在全国报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。”书记微笑地说：“你的专业成绩很好，又经常发表文章，在这批吸收的预备党员中你非常优秀。作为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，你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都很强，这十分难得。”

听了书记的话，我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就在这时，书记话锋一转：“但是作为一名预备党员，你还做得不够呀！”顷刻，我面色凝重。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。首先自己要站稳脚，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；然后利用自己的技能去引导、团结和帮助身边的人，让大家一起提高、一起进步。只顾自己的党员不是一面旗！”书记望着我，语重心长地说。

书记的一席话让我深刻地明白了党员不但要让自己成为优秀的人才，而且还必须具有甘于奉献、团结群众的精神。从这以后，我参加了志愿者协会，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到福利院去做义工。

由于我的文章常常见报，学校文学社的学弟学妹邀请我定期给他们讲课，交流写作心得。我每周抽出两个小时，帮助他们修改文章，并提供了很多报纸和杂志的投稿邮箱。玉树地震后，我和几名预备党员联系了市红十字协会，率先在校园里进行募捐，持续了半个多月。

2010年12月，我预备期满转为中共正式党员。党支部书记的那番话，令我至今难忘。我时刻告诫自己，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。只有旗杆稳扎土地，旗帜鲜明地团结群众，才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。

砍柴交学费

□吴长海

小时候家里特别穷，读书时常常连学费都交不上。

那年我在龙潭小学上五年级，只有十二岁，眼看又快要报名了，我知道家里给我们兄弟俩的学费还没有着落，便问父亲：“爸，我马上就要读五年级了，学费准备好了吧？”“要几块钱呵？”父亲问我。“四块钱。”我回答。“怎么要这么多钱，家里哪有这么多钱呀？再说，你二弟也要读二年级了，家里总共才有两块钱呢！”父亲一脸愁容地说。

父亲的话也让我发愁。没有钱就报不了名，这可怎么办呵，我很是着急。那时，我的学习成绩挺好，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，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。可由于家里兄弟姐妹多，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，尽管父母勤俭苦做，家里每年还是超支，哪来的余钱呢？为了家里多拿工分，我6岁就开始放牛了，但放一头牛每天只有3个工分，也解决不了家里贫穷的根本问题。

“这样吧，”父亲说，“龙潭小学旁有人烧砖窑，他们要柴火呢，那烧窑的王师傅是河南人，跟我熟，他蛮好的。你能不能趁还没上学每天去砍点柴卖给他们，一百斤柴能卖一块钱呢。这样就能解决学费问题了。至于放牛，就交给你二弟吧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我一脸的兴奋，“只要是他们要柴火，我就去砍，卖了柴就可交学费了。”

那年八月，我和几个小伙伴结伴来到吴龙山，冒着酷暑到山上砍柴。其实山上很少有柴。那时不像现在，柴火长在山上没人砍，山上全是光秃秃的。好在烧窑不讲究柴的好坏，我们砍的都是刺柴。双手不但被刺得到处流血，手掌还打了好多血泡，我每天能砍二三十斤柴，硬是花了半个多月的工夫，砍了几百斤柴挑到龙潭卖给了烧窑师傅，总算卖了几块钱，不但我和弟弟的学费有着落了，多余的钱还给父亲买了一盒“大公鸡”牌香烟。

父亲的手表，在时光里回响

□周寿鸿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手表还很稀罕，连我们村的生产队长都没有手表，队里下田干活，开工收工都是看天看太阳。那时的手表是奢侈品，最平常的钟山牌也要五十多元，快抵得上乡下人家大半年的收入了。

父亲很想要一块手表。当时他才三十出头，在乡农具厂上班。家里有台老式座钟，可出了门到厂里有好几公里路，他是位木匠，下班后还走村串巷给人打桌凳、箍木桶，没个手表很不方便。不过，对于我家来说，买表又太奢侈了。

有一天下班的路上，父亲看到有人卖手表，说是走私来的，只要30元。父亲动了心，他还价到15元，喜滋滋地买了手表回家。第二天他戴着手表出门，晚上回家却哭丧着脸，说被骗了，手表才戴一天就不走了，打开后盖一看，里面是塑料做的。

我上初中的时候，父亲终于买了真正的手表。老钟山牌全钢手表虽然有点笨重，却货真价实。有了手表，父亲年轻了许多，以前有点木讷的他变得神采奕奕。他戴着手表上班、干活，说话的声音变大了，也爱说爱笑了。每过一会，他就抬起手腕看看时间。回到家，他就除下手表，用棉纱布沾着牙膏，将表面、表链擦得锃亮锃亮的。

1985年我考上中师，要去城里上学了。报到那天，父亲扛着棉被和行李箱，把我送到县城的学校。在学生宿舍，父亲帮我铺好被褥，把脸盆、脚盆、热水瓶等生活用品一一放好，打算去车站乘车回去了。他坐在床边，放下喝水的茶缸，沉默了一会，从手腕上除下手表，说道：“你在城里读书，要记好时间，表给你戴，要小心了。”他把手表戴到我的手腕上，细细地扣好了表链。

父亲的这只老手表，陪伴我度过了师范三年。我走上工作岗位后，用工资买了块新手表，又将这块钟山表还给了父亲。

这只钟山牌手表，父亲戴了有20多年，去修理了好几次。我好几次要给他换只新手表，他坚决不肯，仍然戴着它。后来，手表再也走不动了，父亲也终于老了。

有一天，我悄悄看见，父亲从箱子里翻找出它，贴在耳边闭眼聆听，脸上神情专注，仿佛还能听到表针走动的声音：“嘀嗒、嘀嗒……”，那是他记忆中最动听的音律。

慈母情深

□李伟

母亲一生勤劳、质朴，为人正直、宽厚待人，同时，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平凡的母亲。许多年过去了，清悠悠的往事浮上心间，我的父母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的正牌的中等师范毕业生，已在小学教师岗位上辛勤忙碌了一辈子，冬去春来，在三尺讲台上，播种希望，辛勤耕耘，像一支燃烧的蜡烛，照亮别人，燃烧自己，换来的是桃李满天下。

几十年的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，母亲都挺过来了，那时父母的生活艰难可想而知，上有老，下有年幼的弟妹，那个年月，为了一家人的日常生活，每月的微薄薪水不得不把柴、米、油、盐等筹备齐了，日子过着精打细算、紧巴巴的，虽是清贫，但日子过得还算充实。

为了让我们兄妹能长大成人，母亲从未因生活艰辛家事烦忙而疏远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，而是处处身体力行，以身作则。从母亲的言传身教中，我们懂得，做人要堂堂正正，清清白白，要用真情去善待周围的人，使我们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才不至于碌碌无为。

从孩时记事时起，那时，家里生活仅靠父母微薄收入养家糊口，生活艰难可想而知，那时我只知道父亲工作很忙，在家时间很少。所以，家庭生活重担和培养儿女们成长的任务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。虽然生活清贫，但母亲从未让我们饿着、冻着，她总想方设法把我们装扮得整整齐齐，体体面面，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母亲从不享用而是等大家吃完后，才动筷子。记得小时候，为了让我们过年能穿上一件新衣服，母亲经常是通宵达旦在灯下飞针走线，一件新衣服凝聚的是母亲浓浓温情，耗费的是母亲的心血。

为了儿女能长大成人，母亲永远是默默地付出和奉献，从不索取，从不要求子女的回报，母亲的艰辛和磨难，换来的是儿女们的成熟和前程。小弟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，在部队里摸爬滚打了几年，现已成了家，立了业。小妹从幼儿师范学校毕业，被聘为幼儿教师，也组建了幸福的家庭，如今，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，从教师岗位上退休，母亲虽已退休，但始终坚持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，低调的生活态度，本色的做人作风，如今，望着母亲的两鬓白发，做儿女的只想让母亲的晚年过得愉快些、幸福一些，常回到父母身边走一走，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母亲现已年近七旬有五了，本可以在家安享天伦，但为了儿女，为了子孙，母亲整天还是那么忙忙碌碌的，永远闲不住。作为儿女，在此只想为儿女们操劳一生的母亲问声好，献上儿女们的一片深情祝福，愿我们慈祥的母亲一生平安，永远幸福。